

古道书房

《周毕克文集》

清教徒的婚姻

一个男人在得到别的呼召之前，他首先蒙召做一个丈夫；男人首先要选他所爱的，然后应当爱他所选的…丈夫和妻子是伴侣，就像一条船上的两只桨。

——亨利·史密斯

清教徒的家庭生活是展现实践中的加尔文主义的最好例子。他们对于婚姻以及更广泛的家庭生活的观念是合乎圣经的，是积极而慷慨的。他们的著作叫显示出这一点，多年来许多学者也证实了这一观点。因此，为了更好地理解加尔文主义关于家庭生活的观念，本章将会关注清教徒对于婚姻的看法，下一章将谈到清教徒对于家庭的看法。

清教徒对于婚姻的观念惊人地健康。以下是巴克斯特对婚姻的描述：

“有一位全然爱着你的忠诚朋友…你可以对其敞开心扉，与之交流各种事情…这是上帝的怜悯……拥有这样的一位密友作为灵魂的帮手…激发你对上帝恩典的感受……这是上帝的怜悯。”

约翰多德（John Dod）和罗伯特克里弗（Robert Cleaver）这样说：

“妻子是上帝赐给丈夫的；就像一个小小的避难所，就像一座逃城，他在一切的困扰中可以逃到那里；除了良心的平安，没有什么平安能与她相比。”

约翰当奈姆（John owname）说：“上帝是婚姻的设立者，祂将妻子赐给丈夫，不是做他的奴仆，而是做他的帮助者、劝诫者和安慰者。”约翰科顿写道：“如果没有女人这种受造物，男人就无法舒适地生活下去；对于女人，有一句常用来形容政府的话很合适：就算不好，也比没有强。”科顿继续写道，虽然有些人称她们为“必要的恶”，她们实际上却是“必要的善”。

清教徒对婚姻的积极态度建立在他们宗教改革的教导上。他们在讲道和长篇的论文中，阐明了圣经关于婚姻的目的、过程、原则和实践等方面的观点。

婚姻的目的

改教者认为，圣经对婚姻提出了三个目的，每一个目的都是为了更高层面的善，即荣耀上帝、扩展上帝在世上的国度。清教徒也同意这一说法。根据《公祷书》，婚姻的目的包括：

（一）生养子女；

（二）避免和纠正人的罪；

（三）相互陪伴、帮助和安慰。

一些早期清教徒的著作谈到婚姻时仍延续着这一顺序，不过清教徒渐渐将第三点移到了第一点。

17 世纪40 年代编写的《威斯敏斯特信条》（24.2）中记载：“婚姻的设立是为了：

- （1）丈夫和妻子之间相互帮助（创2:18）；
- （2）合法地增添人口，并为教会添加圣洁的后裔（玛2:15）；
- （3）防止不洁（林前7:2,9）。 ”

后期的清教徒更关注《创世记》2 章18 节对于婚姻的吩咐（“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”），基于《创世记》1 章28 节中“生养众多”的命令。

因此，婚姻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提供陪伴和互助。亨利·史密斯说婚姻是上帝的方式，用来“避免‘那人独居不好’一语所传达的孤独的困扰；这就像是说，如果主没有赐给男人一位妻子去陪伴忧烦中的他，那么男人的生活将是悲惨、苦恼、不适的”。威廉古奇(William Gouge)的著作《论家庭责任的重要性》(Of Domestical Du is)是一本清教徒的经典作品，同时也是流行的结婚礼物，其中更多强调的是婚姻的伴侣关系所带来的相互协助，包括生孩子、养孩子、治理家庭的任务，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，是健康还是疾病。威廉·帕金斯说，通过这样的相伴，“结婚的双方都能够更好、更愉快地完成他们蒙召所要完成的任务”（箴31:11-13）。叫约翰罗宾逊(John Robinson)写道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“人的肉体 and 灵命的益处”。

婚姻的第二个目的是繁衍后代，并且以敬虔的方式养育子女，使教会也因此得到建造。清教徒认为生孩子并不是一件只由丈夫和妻子决定的私事。他们认为，孩子是上帝赐予的礼物，信徒通过养育孩子来服侍家庭、教会和国家。古奇表明基督徒应当生养孩子，使得“人口不仅仅得以增加，而且是以合法的生育和杰出的家庭来增加，要知道，家庭是城市和国家的根基。同样，也在世界上存留和繁衍了教会圣洁的后裔”（玛2:15）。

婚姻的第三个目的，如古奇所言是使男人和女人能够“以圣洁和尊贵守着他们的身子”，避免淫乱（林前7:2,9）。古奇继续说道：“对于那些身处淫欲的试探、救恩的危险中的人，婚姻是一个避难所。”婚姻是对付淫乱的试探最好、最神圣的办法。

清教徒虽然强调婚姻实践上的目的，同时也并未低估其属灵上的目的，他们强调婚姻之爱应当从属于对上帝的爱。约翰温斯洛普(John Winthrop)在婚后不久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，称她为“在救恩的盼望中最大的安慰”；科顿警告了“不关注更高目标（而只关注婚姻本身）的错误”，他鼓励人们看待配偶时，“不是着眼于配偶带给自己的益处，而是着眼于配偶能使自己更好地侍奉上帝并使得自己更亲近上帝。”

婚姻的步骤

清教徒婚姻的步骤包括六个部分：

第一步是互相认识、喜欢、彼此相爱的阶段。他们可能是彼此认识，也有可能是父母或朋友介绍的，但是明智的年轻人在考虑可能的婚姻伴侣时，会寻求双亲和朋友的建议。清教徒认为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

，爱情都是基础，正是它促使两个人结合在一起，如古奇所说：“彼此的恋慕和喜爱就像是胶水。”这胶水能够维系一对夫妇的婚姻，因为“在各样的试验中，爱情不会轻易消散。

第二步是订婚，就是做出婚姻的承诺。这一婚约比我们现在的订婚更加牢固。古奇如此描述它：“这是一个正式的婚约，是一段婚姻的开端。”双方要拉着手站在见证人面前，彼此宣誓：“我诚恳地承诺，在时机适当、合宜时，我将与你结婚。”圣经上对这种约定的支持有罗得女儿的例子，她们已经许配了丈夫，但还从没与男人同房（创19:8, 14），以及马利亚的例子，她被形容为“已经许配的童女”（路1:27，另译）。

第三步是三周后的主日，将订婚约定正式向会众公布。这样进行公布，任何教会成员若有合法的理由反对这桩婚姻，就可以通过合适的教会渠道进行表达；如果没有反对，教会就算是“默许”了这桩婚姻。

第四步，以宗教仪式的形式举行公开的庆典，由牧师主持双方宣读婚约誓言，并进行一场简短的讲道，随后是人们的一些庆祝活动。古奇如此形容这类活动：“各样正当的习俗，用以显示（这场婚礼）形式上的庄重，比如迎宾、陪伴新郎新娘进出教堂、穿上最好的服装、安排就座，以及其他各种欢庆形式。我们通过这些表达来自上帝话语的确证。”

第五步，婚礼之后在新郎家里摆设筵席，在那里“可能会开些玩笑，玩一些猜谜游戏”。用以娱乐的问题和谜语都是健康、益智的，不允许任何猥亵、粗鄙的玩笑，这与现代婚礼上常常带有暗示性的闲谈和惯例形成了反差。

第六步即最后一步，夫妻进行性行为，正式完婚。

婚姻的原则

清教徒认为婚姻有两大圣经原则：

一是基督——教会原则；

二是盟约原则。

这些原则也许正是有序、稳固、幸福的清教徒婚姻背后的首要因素。

（1）基督——教会原则。

古奇所著的《论家庭责任的重要性》书是基于《以弗所书》5章21节至6章9节，这段经文讲述了丈夫妻子、父母、孩子、主人、仆人的职责。古奇在具体分析这些职责之前，先写了长达133页的导言，逐字逐句地解释这段经文。他提出了婚姻的主要原则：丈夫要爱妻子，就像基督爱教会；妻子要尊敬和顺服丈夫，就像教会顺服基督。

丈夫是妻子的头，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（弗5:23）；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丈夫也应当完全地（25节）、尽心地（26节）、现实地（27节）、舍己地（28至29节）爱自己的妻子，他必须操练对于妻子真实、自由、纯粹、强烈、恒久的爱”，要供养她、珍爱她，就像基督对待自己所召聚的子民（29节）。既然基督对教会的爱是无所不包的，那么丈夫对妻子的爱就永远不够充分，因为作为一个罪人他在基督完全

的爱面前总是有所欠缺的（25 节）。但是，丈夫必须将基督对祂新妇的爱作为自己的模范和目标，这样的爱将“像糖一样使做丈夫的责任变得甘甜”，这样，妻子因为爱他就更容易顺服他。

现代的清教徒形象遭到了讽刺和歪曲，但我们要强调，清教徒丈夫极少是男性沙文主义者或暴君，事实上基督怎样做教会的头，他们也怎样做妻子的头。清教徒明白，男性的权力更多意味着对责任的担当，而不是对特权的享受。做头是一种建立在爱之上的领导（彼前3:7）

以撒安布罗斯（Isaac Ambrose）说，如同教会谦卑地、无条件地顺服基督，妻子顺服丈夫的意思是在一切事上尊敬和“愿意服从”她的丈夫，除非丈夫行事违背上帝和祂的诫命（弗5:22-24）。就算丈夫是“恶人”（撒下2:12），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——例如，丈夫的脾气很坏。安布罗斯写道：“妻子应当谦和、温柔、和蔼、顺服，即使她嫁的是一个狡诈、乖戾、邪恶的丈夫…”

对清教徒而言，顺服更多是一种责任，而不是一种等级制度。上帝将领导者的角色和职责分派给了丈夫，不是因为他比妻子优越，只是因为上帝把这一权力交由丈夫代理，而不是妻子。罗宾逊这样解释做头的职责：“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，他们在灵性上是平等的，他们都犯罪堕落之后，女人也并没有比男人丧失更多原初的美善。在婚姻中，由于必然会产生异议，二人中必须有一人拥有最后的决定权，这时候其中一人就要放弃自己的想法，按照另一人的决定而行。上帝和自然把这一权力交给了男人。”

清教徒认为，妻子应该甘心乐意地顺服丈夫，如果丈夫强迫她顺服，那么她其实已经失败了。顺服丈夫应该被视作妻子顺服基督的部分，因此，承认丈夫是她的头，是妻子的荣耀和自由。

清教徒说，丈夫和妻子都应当专注于自己的职责。如果丈夫对妻子的爱很少，就不应当期待妻子多么顺服和尊敬他；如果妻子对丈夫的尊敬和顺服很少，就不应当期待丈夫多么爱她。

（2）盟约原则：

从爱和顺服的原则中，清教徒更多地将婚姻视作一个盟约（玛2:14）。埃德蒙摩根（Edmund Morgan）总结了这观点：

从人的第一次婚姻开始，每一段真正的婚姻都是建立在盟约之上的，自愿和甘心的同意是盟约的必要条件…自从时间伊始，没有任何男人和女人有权利更改作为丈夫和妻子的规则。上帝主持第一场婚礼时就建立了婚姻的规则，从那以后祂从来没有更改过规则。婚姻的盟约，就是要毫无条件、毫无保留地遵守这些规则。

摩根接着引用了撒母耳威拉德的话：“其他许多盟约都是缔约者约定条款，但这一盟约中的所有职责都是上帝规定的。（因此）丈夫和妻子如果忽视了自己的职责，不仅是错待了对方，更是破坏了上帝的律法，冒犯了上帝。”

婚姻的实践和责任

清教徒对婚姻的观念是从圣经而来的。如巴刻所言：“他们在《创世记》中寻找婚姻的建制，在《以弗所书》中寻找婚姻完整的意义，在《利未记》中寻找婚姻洁净的方式，在《箴言》中寻找管理婚姻的方法，在新约许多卷的经文中寻找婚姻的伦理规范，在《以斯帖记》《路得记》和《雅歌》中寻找理想婚姻的示例和展现。”关于婚姻的实践、责任和伦理规范，他们都在婚姻的教科书圣经里找到了。爱德华佩森（Edward Payson）说：“他们（丈夫和妻子）在婚姻中所实践的职责，正是上帝在祂的圣言中所要

求的那些。”

清教徒看待婚姻的责任，很大程度上是将其划分为三个部分：相互的责任、丈夫的责任和妻子的责任。一切责任都应当竭力地、恩慈地、快乐地完成。叫以下对每种责任进行了简要总结。

(1) 相互的责任：

婚姻最根本的责任是爱。古奇写道：“丈夫和妻子之间必须相互爱慕，否则其他的责任都无法好好担当；这是其他一切责任的根基。”威廉惠特利（William Whately）曾写过两本关于婚姻的著作，他说：“至于爱，这是婚姻的生命和灵魂，没有爱的婚姻就不再是婚姻了，就像空有躯壳的人一样；是的，没有爱的婚姻是难受、悲惨、生不如死的。”惠特利将婚姻之爱形容为“心灵之王”，所以当爱满溢之时，婚姻就“将二人愉快地连接，他们同个家庭、同一份收支、同一颗心灵、同一具身体”。

婚姻之爱必须是属灵的，必须是在基督里的，并要遵守上帝的诫命。爱必须建立在同负属灵之轭的经历上，必须建立在以基督为核心的根基上，并且因共同运用蒙恩之道而得以坚固。丈夫和妻子应当在教会和家里一同谦卑地敬拜上帝，因此欢乐；他们应当一同读经、唱诗、守安息日、参加圣礼；列他们应当为彼此祷告，也一同祷告。基于外貌或个人禀赋的爱是建立在沙土之上的爱，很容易被“些许风暴刮倒”，惠特利说，“但是属灵的爱是仰望上帝，建立在上帝的旨意上，服从祂的诫命，努力地去遵守，这样的爱是不会改变的，因为这爱的缘由是不会改变的”。

婚姻之爱应当是极致的，丈夫和妻子应当深爱着彼此，以至于双方都会认为对方是“日光之下唯一与自己般配的好伴侣”，惠特利如此写道。“出于对孩子的爱，即使别人家的小孩更好看、更有恩赐，敬虔的家长也不愿用自己的孩子来换；同样，敬虔的丈夫和妻子也不愿用更好看、更有恩赐的别人的配偶来换自己的配偶。们惠特利对此进行了别致的总结：“婚姻之爱是无与伦比的，它使一同负轭的伴侣处于离那爱他之人的灵魂最近的位置，它使人认识到没有比配偶更亲近的人了。”

婚姻之爱还应当是与性有关的，婚姻伴侣可以在喜乐与欢娱中将自己全然献给对方，这样的关系是健康的，并且是忠诚的。马丁路德、慈运理、加尔文等改教者确认了婚姻的这一层面，摒弃了中世纪罗马天主教认为结婚不如独身的观念——这种观念认为，配偶之间切的性接触都是为了人类的繁衍而存在的“必要的恶”，而带有激情的生殖行为本身是有罪的。

这种负面的观念根植于古代教会，基于特土良、安波罗修和哲罗姆等著名教父的著作；他们都相信，即使是在婚姻之中，性行为也必然带着罪。这种对待婚姻内性关系的态度在教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达1000年之久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童贞和独身的颂扬。从15世纪开始，神职人员被禁止结婚，“于是出现了两类基督徒：一类是“修道者”（即神职人员），包括修士和修女，他们起誓戒绝一切性行为；另一类是“在俗者”（即平信徒），这些人守不了圣洁的童贞和独身所以他们被允许结婚。

清教徒传道人教导说，罗马天主教的这种观念是不合圣经的，甚至是属撒但的；他们引用保罗的话，说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（提前4:1-3）。清教徒对婚姻的定义都包含了夫妻间的性行为。例如帕金斯将婚姻定义为“婚姻双方之间合法的结合，即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成为一个身体”。与教导说理想的婚姻中没有性行为的伊拉斯谟的观点相反，科顿在一场婚礼的讲道中说：“那些鼓吹在婚姻中禁欲的人，所听从的是盲目理性的指挥，而不是圣灵的引导，圣灵说的是男人独居不好。”

清教徒将婚姻中的性视作上帝的礼物，并且是婚姻中重要的欢娱。古奇说，丈夫和妻子应当“主动地、愉悦地、甘心乐意地、欣然地、快乐地”同住。帕金斯说：“那些认为丈夫和妻子间奥秘的结合若不是

为着生育子女的目的就必然有罪的人，他们的确错了。”帕金斯继续补充说，婚姻中的性是“应当的义务”，也是“应当的恩惠”（林前7:3），因为夫妻二人属于对方。他说，这种关系必须通过“彼此专一地倾注全部感情”，以三个途径得以体现

“第一，通过正确、合法地使用他们的身体和婚床”，这样作为“圣洁的用处”的身体行为应当是“圣洁的、不可污秽的行为（来13: 4）…因圣言和祷告而成圣”（提前4:3-4）。婚姻中这种荣耀上帝的愉悦的性行为所结出的果子就是使子女蒙福、“清洁地保守自己的身体”，婚姻也能够借此反映出基督与教会的关系。

第二，配偶亲近时应当“彼此顾惜”（弗5:29），而不是以奸淫者对待妓女那样的漠然态度进行性行为。

第三，配偶亲近时应当“以圣洁的方式彼此取悦和慰藉，以爱和恩慈的标志与记号表现出来”（箴5:18-19 歌1:1；创26:8；赛62:7）。在这里，帕金斯特别提到亲吻。

其他一些清教徒强调婚姻浪漫的部分，他们将丈夫的爱比作上帝对其子民的爱。托马斯胡克写道：“男人的整颗心都贴近他所爱的女人。在夜里，他梦见她；醒来后，他看着她、想着她；坐在桌边的时候思念着她；旅行的时候与她同游，去每个地方都与她同行。”他又说道：“她躺卧在他怀中，他的心信赖她。不得不承认，他的感情正像澎湃的激流，浪潮奔涌，充满力量。”

强调婚姻中的浪漫（而不是中世纪常见的婚外情）常被认为是清教徒的特点之一。赫伯特W理查森（Herbert W. Richardson）写道：“清教徒所强调和证实的浪漫婚姻是基督教传统中的一大创举。”的C. S. 路易斯说：“从骑士爱情（courtly love）到浪漫夫妻爱情的转变，主要是因为……清教徒诗人的作品。”

清教徒是如此严肃地看待婚姻中性行为的责任，以至于若是有一方不履行“应当的恩惠”，有可能成为教会纪律惩戒的原因。记载中至少有一个案例，是因为丈夫很久不与妻子进行性行为，被以“忽视自己的妻子”之名逐出教会。

惠特利和古奇也强调婚姻中其他的共同责任。丈夫和妻子应当彼此忠诚，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彼此帮助，包括帮助对方属灵方面的成长、医治对方的问题、帮助对方远离罪恶。他们应当彼此代祷、彼此称赞、彼此欣赏并且彼此“保守灵性的合一与平安”；他们不应当对对方严厉地说话或是激怒对方，而应当温柔地彼此对待，不看对方犯下的小错误；他们要培养真实的友谊和对彼此的兴趣，当其中一方处于痛苦、疾病、软弱中的时候，要给予同情；他们要促进对方的名誉，绝不在他人面前说对方的坏话；他们必须值得信任，绝不透露对方的秘密；他们必须勤勉于自己的呼召，为了彼此、为了家庭、为了对他人的益处，特别是对穷人的益处共同努力工作。为着这些原因他们应当慎重地管理钱财。

（2）丈夫的责任：

清教徒喜欢列举夫妻双方的责任。他们教导说，丈夫除了要爱妻子并完成婚姻中的共同责任，绝不能像暴君似的管辖自己的妻子，而应当将她视为平等。丈夫应当努力带领妻子在属灵上愈加长进，主持二人对上帝的敬拜。巴克斯特说，丈夫应当成为“在关于上帝的事情上带领妻子的老师和向导。”

丈夫应当喜悦他的妻子（箴5:18-19），尊重她，重视她并努力取悦她，以至于别人甚至会认为是在“溺爱”她。丈夫也不能因为妻子的缺点而减弱对她的爱情。古奇说：“即使一个人的妻子并不是太美丽

，也不是太特别，身体上有些残缺，谈吐、视力、姿态或身体的任何方面有些不完美之处”，他都应当深爱她，“并且喜悦她，就像她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并在各方面都是最完美的女人样”

同样，无论妻子是患病还是健康，丈夫都应当供养她，尤其是她怀孕的时候，丈夫更应当帮助她。他应当宠爱她，以恩慈待她，送她礼物；他绝不能打她，或在身体和口头上虐待她，如史密斯所说：“她的脸是为你的嘴唇准备的，不是为你的拳头准备的！”有时候，丈夫也可以责备妻子，但只能带着温柔的爱如此行，是为了使她从罪中转回。这样的责备必须少用，并且要在私下带着谦逊的态度进行——绝对不能在妻子愤怒的时候这样做。

最后，丈夫应当接受妻子所完成的职责。他应当以感激的态度来接受，不从她那里要求过多，让她自由地管理家中事务；他应当欢喜而温柔地这样做。也许马太亨利对丈夫的责任所做的总结最好他说女人“并不是用他的头造的，好凌驾于他；也不是用他的脚造的，好被他践踏；而是用他的肋骨造的，所以与他平等；在他臂膀以下，所以要被他保护；靠近他的心怀，所以要被他珍爱。

(3) 妻子的责任：

妻子除了要顺服和敬重丈夫，完成婚姻中共同的责任，还有许多特别的责任。她是丈夫的帮助者（创2:18），要在许多方面协助丈夫。“在他的事业中，在他的劳作中，在他的困难中”帮助他，“在他的疾病中像女医师一样”帮助他，史密斯这样说。她应当满足于丈夫的工作、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。

同样地，她应当有效地管理家中事务（箴31）。这样的管理包括帮助丈夫“在家中建造基督荣耀的国度”；勤俭而不吝啬；一直努力完成自己的职责，并且要如圣经所吩咐的那样，持重、温和、礼貌、恭敬、谦逊。托马斯迦塔克（Thomas Gataker）总结道，一个好妻子是：

富有时最好的伴侣；

工作中最适合的帮手

经历患难时最大的安慰

生养后代唯一正当而快乐的途径；

上帝为了对付自由散漫所命定的独一无二而神圣的疗法

他能够拥有她，是最大的恩典和荣幸。

“无与伦比的…快乐结合”

对清教徒婚姻观的研究为我们开了一扇窗户，从中可以看到加尔文主义者如何让圣经支配他生命的全部。圣经是婚姻的说明书，记载了婚姻的目的、步骤、原则和实践。的确，有些清教徒的婚姻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理想的状态，然而清教徒对理想婚姻的观念，以及他们倚靠上帝向理想婚姻所做的努力，却使他们的家庭根基十分坚固。他们知道，在自己的家中敬畏上帝的男人，通常会蒙福并得到快乐的婚姻（诗128:3）。托马斯亚当斯（Thomas Adams）写道：“婚姻是幸福的源泉，世上再无可比。”

迦塔克这样谈婚姻：“再也没有比丈夫和妻子的联合更亲密、更整全、更必需、更有恩慈、更喜悦、

更舒适、更忠贞、更恒久的联合了。这是一切联合主要的根基、来由和本源。”并且，清教徒关注永恒超过其他一切，他们也像迦塔克那样盼望“在今世作为蒙恩的伴侣共同生活一时，在来世作为共同的荣耀后裔一同掌权到永。”

（摘自周毕克Joe IRBeeke《加尔文主义导论——为了上帝的荣耀》经典传承出版，陈知纲、安娜翻译）